太平御覽　百十

昌平坂學問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10)
函號 別 14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昌平坂學問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一

人事部三十二

笑

說文曰啞笑也咥大笑听笑皃也忻笑喜也

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

又震卦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毛詩背栢舟中風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碩人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又氓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咥咥然笑總角之晏言笑晏晏言信誓

淺草文庫

旦、晏、和柔也

又蓼蕭曰燕笑語兮

礼記檀公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笑其為楽速也夫子曰由尔責於人終無失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

礼斗威儀曰君乗土而王其民好大笑

楽動声儀曰人情喜則笑

左傳宣下晉侯使郤克徴會于斉〻頃公為婦人使観之郤子将登婦人笑於房

又昭四曰昔韓起聘于鄭〻伯享之子産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御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数見笑則必陵侮我也

又昭六日晉士弥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侍于門内日余左顧而疑乃赦之右顧而笑乃止

又昭七日昔賈大夫悪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楽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

穀梁傳曰成公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客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傴同聘於斉、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傴者御傴者肖同叔子處臺笑客不悦相與立胥閭而語移者不解斉有知者曰斉患必在此始也

又昭公曰楚靈曰圖呉朱方执斉慶封将殺之使人令於軍中曰有若斉慶封殺其君者乎封曰子一息我亦且言曰有若楚公子圍殺其兄之子麇而伐之為君者乎君人粲然皆笑

論語憲問恥曰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而然後言人不厭其楽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又陽貨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史記曰呉王問孫子兵法孫子曰願得大王寵姫二人以為軍陣長呉王諾使二夫人為軍隊長各将一隊令宮女三百被甲而立告以兵法令隨鼓進退令曰聞一鼓皆荘二鼓操兵三鼓皆為戦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操抱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怒目如明星声如駭虎髪上衝冠鬢旁絶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引夫人斬之

又曰有躄足盤散行波趙平原人君美人居楼上臨見之笑之

明曰躄者到門曰臣不幸罷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願得天臣者頭應曰諸君歳賓客門下舍人稍〻引去者過半平原怪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君子而愛色而賤士耶去耳平原乃斬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〻来

又曰高祖奉玉卮為太上皇壽上曰始大人常以臣無頼不能治産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業孰熟与仲多殿上郡臣背乎萬歳大笑為楽

又曰孟嘗君之趙〻平原君客之趙人為孟嘗君賢皆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耳之眇笑丈夫耳

漢書曰公孫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李諸儒為之器也曰無説詩匡鼎未匡説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

東觀漢記曰光武微時与鄧晨識云刘秀當為天子或言国師公刘秀當之光武也曰安知僕乎建武三年止徴鄧晨还京師数讌見説故舊平生為忻楽晨容従謂帝曰僕竟辨之又曰初桓栄遭倉卒困危時嘗與族人桓元卿俱捃拾抆閑輙誦詩元卿謂栄曰卿值尽氣爾當安復施用時乎栄笑而不應後栄為

太帝元卿来侯栄之子謂曰平生笑君尽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得預知此

又曰初桓栄為博士入會近中詔賜奇菓受者皆懐之栄獨擧将不習朝儀聞當内邊乃於蜜室中屏人李揖讓荅對空中府仰如此竟日妾是竊窺笑焉

崔鴻十六国春秋前録曰挑豹是安步范陽人少時以膽勇騎射稱輩攘臂大言曰大夫遭魏太祖不封万户侯為上将者非大夫也時類笑之豹馬罵言尔鼠子背安知君子豹变之妄乎從起中原豹為十八騎之雄士勤甚恭

又南燕録曰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莱蕪谷自称天下皇帝置署公卿父固為太上皇兄林為征東弟泰為征西討禽之将行焉市人皆篤之曰何為妖妄自貽族滅父兄今並何在始曰太上皇家蒙塵於外征東征西為乱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頼其妻趙氏怒之曰居正坐口過以至於此如何臨死猶有狂言始后何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妄之国行刑者以刀鐶築之始曰朕當崩終不改、號得聞而笑謂左右曰栄或之人死猶狂語何不秡

南史曰宋司徒褚彦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壊墮水僕射

王儉馬驚跣下單車謝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唐
書曰馬周疏曰人主毎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
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之知殷討笑夏桀之已而幽厉亦笑殷周
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斉魏之失国今之視煬帝亦猶煬
帝之視斉魏不可不誡

又曰李義府皃壮温恭語人与必嬉大徹笑而偏忌陰賊既處
權要欲人附已徹忓意者輙加傾陥故時人言義府矢中有刀戦
国策曰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觸車狂輪旁弓而射應發而殪
仰天而笑曰楽矣今以今月之遊万歳千秋之後誰與此同乎

安陵君泣涕数行而進曰臣入則侍綸席出則倍万乘万歳之
後頋得身滅黄泉先辱螻蟻王大悦

晏子曰景公置酒太山之山酒酣公四面望喟然漢日寡人将
去此堂、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曰臣細人也猶将難死而况
公乎晏子曰搏髀仰天大笑曰楽哉今日知飲也公曰怒笑何
曰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而更辞老子曰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列子曰晋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而笑公問何笑曰臣之
憐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悦而与言然頋視其妻亦

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还未至而伐其鄙者矣
莊子曰斉桓公曰於澤見𩴾悳公反誒（音頎）詒（音怡）為病数日不出
斉士有王子告敖者曰臣聞野有委蛇悪聞雷車之声則捧其
首而立見者殆乎覇然輾笑曰此寡人所見也（不終日而病去）
又曰造適不及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房適矣故不及鉍之謂也夫桓笑必哀獻笑、排者推則不与少楽衣楽存惔適推移矣）
又曰盜跖孔子曰人生壽百歳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喪憂患其中問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鄧拆
子曰故体病者口不能不呼口悦者顔不能不笑

孟子曰曾子曰脇肩諂笑病矣夏哇（脇肩踈体也諂笑強笑也此言其意労苦甚於仲夏之月治哇灌園者勒也）
呂氏春秋曰戎韋冠固凿王繋鼓諸侯皆至褒妙大悦而笑王
欲褒妙之笑数、繋鼓諸侯至無冠及其冠至繋鼓而諸侯不
来遂為戎所滅
又曰強令之笑則不楽強令之哭則不悲不由中心也
淮南子曰強笑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楽載哀者聞歌而
泣戴楽者見哭而笑
説又曰楚魏於會晋陽将以伐斉、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

楚魏謀欲伐斉願先生与寡人共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怫
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国為戯也淳于髡曰臣不敢以王圖為
戯也臣憐之祠由也以簞飲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耶得穀
百車（洿也下田也）鷄堁者宜禾（雞堁雞肝黒也）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者
多王曰善賜之千金華車日乗立焉上卿
又曰趙簡子夆兵伐斉有被甲而笑者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
乃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説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憐
家父与妻倶之由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还迗其妻怒而去之
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国失国是吾曠野还師而帰

論衡曰天怒則隆、雷声天喜應唖ゝ而笑郍不聞笑也桓子
新論曰関東語曰人間常安樂則出門西向笑、知肉美味則
對屠門而大爵
郭子曰王淳与婦鍾氏共其見武子從逬前过淳謂婦曰生児
如是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衆軍生兒故可不翅如此
衆軍是渾中弟名淪字太冲焉晋文王大将軍征壽春遇疾已
時人惜焉
世説曰二陸入洛而士龍不指張公、門士衡雲何以不来棧
曰有疾恐公不悉故未見自敕俄而雲詣華華為人多姿制又

好帛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士龍嘗着縗幘上舡因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能幾已落水中

又曰大将軍尚主如厠見漆箱中盛甘棘以塞鼻王言厠上菓食遂為大尽既还婢擎金漆盤盛水琉璃盌澡豆王因倒豆着中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笑

又曰殷荊州有所識作賦示之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亟出之王既讀殷笑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悪但以如意點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語林曰吊王武子客正哭見孫子荊驢鳴変声成笑

又曰董昭失勢乆為衞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衞尉啼面叙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為司徒

曹瞞別傳曰太祖為人姚易無威儀每與人談論戲弄言偁尽無所隱及懽悦大笑至頭沒杯案中有膳皆沾汚巾幘𥫗語曰師曠御晋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人戲隊於休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年某月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候笑曰然有之

手奉以拜帝笑止之曰此真儒士也愈見敬厚

魏志曰賈詡字文叔文帝為武官将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各
有黨有奪宗之議太祖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
也曰思袁本初劉景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又曰
明悼毛皇后父嘉本与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
飲宴其容止動甚嗤騃語輙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

蜀志曰馬忠為人寛済有度量但談啁張流切大笑忽怒不刑於
顔色

王隠晋書曰杜預伐呉軍入城至都督孫歆帳下生將歆指預

王隠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落中大笑晋中興書曰石勒
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毎歳與争漚麻池共相打僕有勝負勒
責召陽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宣揚時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
頬復与人鬪耶孤往数得卿尊拳卿亦数遭孤毒手因大笑賞
賜甚厚即日拜陽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時有醉胡乗馬徑入
府門勒問門吏馮翥向走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弾百翥見問
惶懅對忘諱向有醉胡乗馬馳来即以呵問胡人难語与非小
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难語言其後章武太守樊垣入辞居貧
衣服甚陋曰樊章武貧即朝服何壊悪垣性踈謬對曰頃遇羯

胡質才蕩尽是以窮弊大笑曰鴞賊乃尓大悪取君物尽、坦汙
流而不敢謝勤坦衣怨而不問肖子显斉書曰徴張敬児為獲
軍将常侍如故敬児武
東方朔別傳曰朔於上前射覆中之郭舎人亟屈被榜上輙大
笑
又曰南山有木名為柘良公林之可以射、中人情如掩免舎
人数窮何不早謝上乃搏髀大笑也
荀最別傳曰司徒鈌帝問其人最曰魏文用賈詡為公孫權笑
之

神異経曰東方有人不忘語恒笑倉卒見之加痴張華注曰令人痴好笑本此
捜神記曰孫綝殺徐光而無棄後綝上蒋陵有大風盪綝車碩
見光在松樹上拊手笑之俄而綝誅
蜀記曰譙周子允南巴西人躰皃素朴無造才辯論之才諸葛
亮傾益州牧命周為勧學従事初見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
笑者亮曰孤欲不能忍况左右乎
黄義仲交廣紀曰合浦尹牙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牙
問其故曰父為太尉所殺牙乃辞至落為太尉養馬三年断其
頭而还南

王論曰搔癢之為悦先笑而後愁
養生要鈌曰人語笑欲令至少不欲令声高名過誤笑損肺腸
精神不足
楚詞九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
宋玉登徒子賦曰腰如約素齒如玄且嫣然一笑或陽迷下蔡

太平御覽巻第三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巻第三百九十二

人事部三十三

吟嘯　吟　嚬

釋名曰吟嚴也其声本出於憂愁故声嚴使听之悽歎也說文曰吟歎也
毛詩関雎序曰吟咏情性以諷其上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吟咏書記遂潛思著書十餘篇魏志曰管輅隨軍而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楽人問其故

輅隨曰林茂雖茂無形可久碑綵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倉
龍無足白虎御尸朱雀悲哭四危少備法當滅族不過二戴應
志矣卒如其言
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早孤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毎自比於管
樂
唐書曰蔡允恭荊州江陵人有風彩鮮綴文雅善吟咏煬帝所
屬詞賦多令諷誦之
荘子曰北門城問皇帝曰帝張咸池之楽於洞庭之野吾聞之
譎歎乃不自得帝曰吾奏以陰陽之和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
長慮之不可望之不見矘然立於四虛之通倚搞梧而吟
又曰荘子謂惠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労乎子之精依樹而吟
處槁梧而瞑
文士傳曰李康潛廉有志節不能和裕為郷里豪右之所共害
故官塗不進不遊山九吟乱曰蓋人生天地之間若流電之過
戸牖軽塵之棲弱草矣
湘中記曰渉湘千里但聞漁父吟中流相乎其声綿邈也盛和
之
荊州記曰新城郡漸音勤切水別有一溪其傍有白塞孟達登之

嘆曰金城千里遂上瀨吟披古人猶傳此声韻悽激其哀思之
音乎
西京雜記曰相如将聘茂陵人為妾文君作白頭吟
盬鉄論曰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不翔
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賈公辟為掾充美聚會其女与青瑣中看
見壽心甚悦之乃問其婢識此不婢說是其先主女内懷存相
發於吟咏婢後往壽家具說如此并言女色麗壽聞之心動乃
因婢通意婢以白女女大喜乃期往宿壽蹻棲絶人乃踰墻而
入家中莫知自賈公竟女悦暢有異於常陳武列傳曰陳五字
国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竪十数人或有知歌謠者
武遂季太山梁父出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属
阮籍楽論曰漢順帝上恭陵過瀧聞鳥鳴而悲泣下横流曰善
哉鳥鳴使左右吟之使声如此豈不皆乎此謂之悲為楽也王
粲登楼賦曰鍾義遊出而楚奏荘舄显而越吟

嘯

説文曰嘯吟也
雜字解沾曰嘯吹声也
毛詩江有汜曰之子帰不我過不我過其笑也歌 箋云嘯出口而出声也

又曰華曰嘯歌傷懷念彼碩之
後漢書曰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郡中謡曰南陽太守岑
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漢晋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
郎張温使問爲父笑而不荅
魏略曰諸葛亮在荊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常嘯
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其姓名有竹
實斛旧杵而已籍從之与談太古無爲之道五常三王之義蕭
然曽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淸韻亭亮蘇門生道尔而笑籍既

降蘇門生嘯若鸞鳳之音
晋陽春秋曰嵇康見孫登對之長笑逾時不言康時丞曰先竟
無言乎登曰惜哉
晋中興書曰桓石秀徹救父冲嘗与石秀共獵〻徒甚觀者傾
坐石秀未嘗瞻眄嘯咏而已
晋書曰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
異之謂左右曰向胡鶵吾觀其声視有奇志将恐爲天下之患
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又曰謝弁桓温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之好在温座岸幘嘯

詠無異日温曰我方外司馬

又曰王徽之在呉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往觀之乃逕造竹下諷嘯良久生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将去主人乃閉門徽之尽覌而去

又曰謝鯤隣家高氏有女常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鯤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廃我嘯也

趙書曰石勒屯葛陂值天雨不息勒長史刀應勸勒降晋勒慨然而嘯張賓觀勒还北勒獲臂曰賓計是也應宜斬之

呉越春秋曰越王念呉欲復之乃中夜抱柱而哭々訖承之以嘯

於是群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讐之敵非君王之憂自是臣下之急殺務

又曰呉王闔閭将欲伐楚登臺南向而嘯有須而嘆群臣莫有曉王義者子孫乃薦孫子者呉人名武善為兵洪僻隠幽谷居世人莫知其能

英雄記曰向栩為性卓詭不凡好讀老子状而孝道又復似狂居嘗竈北座被髪喜長嘯人客從就輙伏不視人有於栩前獨拜栩不荅

出海経曰王山者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

鬔而善哨蓬髪載勝 蓬頭乱頭 勝玉勝也
荘子曰童子夜哨鬼数居坐
孫登別傳曰孫登字公和汲郡共縣人清淨無為其情志哨如
也好讀易彈琴頽然自覌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當魏末共處
北山中以石室為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為適見公和
苫蓋被端坐巖不鼓琴嗣宗、自下趣進既座莫得与言嗣宗
乃嘹嘈長哨与琴音諧會雍、然登乃逌尓而笑因嘯和之妙
享動休塈風氣清太玄
竹林七賢傳曰阮籍字嗣宗性楽酒善嘯声聞百步其踞嘯嘑

酣放自若時蘇山中忽有眞人在為籍親往尋其人於巖嶺從
之箕坐相對籍乃相略商絡古以門之屹然不應籍因對之長
嘯有頃被乃斷嘆曰可更作籍又嘯意尽退康半嶺噌然有声
若数倍鼓吹碩膽乃向人之嘯也 世説同 王康別傳曰王尊与虞
亮遊於石頭令遇廣至是日迅風飛帆廣倚楼而長嘯神氣甚
遠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始二年南方因霞之国人皆善嘯声大
丈嘯問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宇之音秋冬則声清高春
夏則声沉下舌尖處倒向喉内亦云有雨舌重沓以爪徐、刮
之則嘯声踰遠故呂氏春秋云爻舌殊卿之国即此之謂也

列女傳曰魯漆室之女者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
幼女倚桂而嘯隣人從問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女曰無憂
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西京雜記東方生善笑毎一曼声長嘯輙塵落元飛郭子曰劉
通真少時(刘寔字通真高平人安此而軍)漁釣而備、於草澤善歌嘯聞之者
無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楽歌嘯乃殺豚進其豚尽
了不謝
世説曰晋文王徳盛功大坐席厳敬擬於王者唯阮籍在坐
箕踞嘯歌酣飲自若

又曰劉鉞石為胡騎所圍数不君迫無計劉衣夕乗月登楼清
嘯胡越聞之皆悽悲長嘆
又曰謝太傅盤桓東山而与孫興公諸人泛海戲風起浪湧諸
人声動並唱桓東山時与孫興公諸人泛海戲風起浪湧王逆
吟少嘯不言
又曰王子猶嘗寄人空宅便令種竹嘯吟良因宜指竹葉可一
日無此君。又曰謝萬北征嘗少嘯咏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
公問曰汝為元帥宜数喚諸將慰労之萬都無其説直如意指
四座曰諸公皆是勁卒諸將甚悦之

掩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舟人乞度舡人不許炳乃張盖坐其
中長嘯呼風乱流而濟
潯陽記曰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傾必逢
二年少以袂掩鼻長嘯狀如兕歎呼不語言神竟記曰營道郡
西灵原山有石髓紫芝昔有採藥此山間林谷間有長嘯者今
樵人往〻猶聞焉
異苑曰潯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西下令人登之中巔便聞
長嘯声甚清徹至峯頂見一人蹲踞石上嘯旨曰嘯者其氣激
於喉舌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

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感兕神致不死出其言善千里應之
出其嘯清万灵授職故古之學道者重矣
又曰太上道君授於王西母西王母授於南極真人南極真人
授於廣成子授於南極嘯父嘯父務光務光授於尭舜演之為
琴以授禹自後而廢續有晉太行山仙君縣君公得之乃得道
而無所授焉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坵減不復聞矣
又曰嘯有二十五章一曰權與嘯之始也二曰流雲乃古之善
嘯者听也韓娥之声而字之三曰深溪虎古之善嘯者聰其中
虎声而字之曰四高柳蟬古之善嘯者听而字之五曰空林夜

皃古之善嘯者空林聞而宇之六日巫狹俵古之善嘯者聞之
宇之七日下鳴鵠出於師曠演清角之音善嘯之八日古求鴬
九曰龍吟皆嘯者聞而宇之十日動地出於孫公其昔亦師曠
清徵也十一日蘇門孫公隱蘇門山之作也十二日劉公命皃
神仙人劉根之所為也十三日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日
正章深遠極大非常声也十五日畢者五音之極而大道畢矣
晋成功綏嘯賦曰逸群公子体倚好異傲世忘榮絶棄人事於
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奥邈跨俗而遺
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声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享仰陽而清
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黄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於秦清
集長風乎万里諒自然之至音 非絲竹之所擬
桓玄與袁宜郡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詠音声皆有清味然以
嘯為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者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渙
瞻而其通至苟一音足以寃清和之極阮分之言不動纖出後
脚入諸公主涕瀆亦出建春門東之显揚殿後有皇后池上作
石室引水瀆水注之石中臨池上有石床
世說曰桓車騎不好看新衣浴訖婦固送新衣 桓沖也 車騎大怒
催使將去婦便池还婦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大笑而着

之幽明録曰桓温内懐無心時比丘尼従遠来夏五月尼在別
室浴温竊窺之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腸出五臓次断内足及
斬頭手有須欲竟温問向窺見尼何得自残毀如此尼云作天
子亦當如是温惆悵不悦

盥

説文曰盥洒面也澡洒手也洗洒足也

尚書顧命曰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実酒

礼記内則曰子事父母鶏初鳴咸盥漱又曰進盥少以奉澡
長者奉水請沃盥〻卒授内 槃盛盥水者

左傳曰僖中曰懐嬴奉迺沃盥既而揮之懐嬴怒曰秦楚迁也
何以卑我

後漢書曰劉寛簡備嗜酒不好奥浴 澡手曰盥 京師以為彦

唐書曰虞世南受學於呉郡雇也王経十余年精思不倦或累
旬不盥櫛

荘子曰陽居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如以汝為可教也今
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舎進盥漱巾櫛脱履戸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弟子欲請問夫子行不問今閑矣請問其過

管子曰冬日不盥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

又曰灵帝時江夏黄氏之毋浴化為黿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

出海経曰大荒之中有淵正方四遇皆通（言淵四角皆旁通）比屬里水南屬大荒比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縦淵（昔鳥懸及）舜之洽也（言常在中漂洗）

荘子曰仲尼問於太史㹠曰衛灵公爲灵何也太史狶曰是固灵也灵公妻有三人同浴（男女同浴終無礼也）

又曰鵠不日浴而自

韓子曰燕人李好遠季游其妻私通他人秀忽帰私通者在内其妻令被髪直出問李曰何人耶妻曰無人李曰吾見鬼耶妻曰宜五牲屎浴李曰諾乃浴曰以苟屎

説苑曰秦繆公見百里奚牛肥公曰牛何以肥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喩先後之以身是以牛肥公之其君子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坐與語公大悦

外国圖曰方兵之上星湿生男子三年而死有黄水婦人入浴出乳矣去九嶷二万四十里

丘淵之征斉道路之記曰朱灵成東有雹亭旧宅前有水是亭常所澡浴處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金華殿後有虎皇后浴室三間徘徊反及
櫨起彤彩劉鏤彫文粲麗四月八日九龍御水浴太子之像又
太武殿前溝水柱石時溝中先安同籠疏其次用葛其次用沙
相去六十步斷水又安玉盤受六十斛又安同

蘇門之听而徵嘯一古玄默為之解顏若人之兵逸享惟深也哉
袁山松荅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無淵根之致
弥覓其遠至乎吐辞送曲意究其奥豈脣吻之切發一往之情
吟而已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盖感其一哥何為徵此一至
大疑嘯歌所拘邪

嚬

韓子曰韓昭候使人藏弊袴或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以不賜左
右而藏之昭候曰吾聞明者君嚬為有嚬笑有為笑袴之與一
嚬子曰笑相去遠矣吾必待有功故藏之未有與也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嚬其理之醜人見而笑之歸亦捧心而嚬
其理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而之絜妻之子而出之
知美嚬而不知嚬之所以美
嵇康高士傳曰於陵仲子斉人常歸省母饋其兄鵞仲子嚬感
曰悪用是鶂鶂者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三

人事部三十四

坐卧　𦢊

坐

釋名曰坐挫也骨節挫屈也小人居羊黨坐於玉床王床者王者床

毛詩車鄰曰旣見君子幷坐鼓琴

禮記曲禮上曰夫爲子者坐不中席

又曰难坐难立無徃參焉

又曰男女不雜坐

又曰立毋跂坐無箕
又曰有憂者側序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又曰虛坐盡後食坐盡前
石傳襄五曰伍峯奔晋子遇之交班荊相與食（班市荊坐）
又襄又二十六年曰衛子鮮奔晋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木門青何）不向衛国而座（也而深也）
又定上日申包胥入秦乞師勺飲不入口七月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春秋演孔子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尓雅曰妥安坐也
漢書曰單父人呂父善沛令避仇從容因家焉沛公豪傑吏州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肖何為主吏主進（進者公礼之射也主賦歛礼進為之師也）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坐高下高祖為亭長乃始為謁也曰賀錢万貫不特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道祖狀皃因重敬之入坐上坐
又曰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暑遠盎却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曰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乃妾、主豈可以同坐哉

又曰茂陵徐生上疏曰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
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
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具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
失火隣里共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羊致酒以謝隣人灼爛在
者於上行餘各以功次而不録言曲突者
又曰高祖使陸賈賜趙他印為南越為賈至尉他魋結基倨賈
見基倨謂用其兩肰而坐也亦曰箕倨
又曰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又曰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於陳列同列者毎至門人陳孟公
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東觀漢記曰上幸譙使王霸攻周建賦兩射城中霸前酒樽霸
安坐不動
又曰隗囂圍来歙入上自將救之圍解置酒高會賜歙班絶席
坐在諸將右之
謝承後漢書曰汝寧薛淳字子礼為北海長家貧坐無完席妻
曰白居無奉録給子孫復無完席耶博與善席與自坐拜者
又曰鄭敬字次都釣於太澤枝拆而坐以何薦肉瓠瓢盛酒琴
書自娯

范曄後漢書曰袁術僭號人情离叛欲北至青州從袁談曹操
使劉備邀之還壽亭江坐簀床而嘆曰袁術乃至於是乎歐血
而死一
又曰孔子融性寛容少忌好士善誘益後進及退閑賤賓客日
盈其門常嘆曰坐上賓恒溫罇中酒不空吾無憂擾矣與蔡邕
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而類於邕容美酒酣引於同坐
又曰鄭公曰諫董仲曰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言不妄是也
呉書曰孫權遣于禁还郡羊臣送禁虞翻謂禁曰卿勿謂呉無
人吾謀適不用而禁雖為翻所悪然猶盛嘆翻魏文帝為翻設 三

虛坐

蜀志曰韓嵩為諸亮曰司馬値軍帥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每
並坐論延或舉刃擬儀、泣涕横集禕常入坐其間諫俞分別
終亮之世尽延儀之用也
又曰王平字子均西宕渠人生戎長旅手不能書所戠不過十
字占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書記傳聴之備知其従義
朝至夕端坐嚴也
呉志曰步隲字、子與廣陵衛旍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
郡之豪族隲修次奉瓜征羌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於地坐隲

旍忿隲神色自若
鄧粲晋記曰裴遐性招和同類有誠遐者推墮床下遐拂衣还
坐言無異也
漢晋春秋曰王褒父儀為文帝所殺未嘗西向坐而不臣也
晋中興書曰陶淡字處静年十五便服食絶穀家累千金僮客
百数淡終日端拱絶不婚娶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裁足容
身時还家設小床獨坐不與人共
何晏別傳曰晏小時武帝雅奇之欲以為子每挾将遊觀命於
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覔於是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門其故荅

曰礼異旋下相貫坐位
孟嘉別傳曰庾亮領江州嘉為從事褚裒為豫章出朝亮正旲
會時彦悉集嘉坐次弟甚表裒問亮曰聞有孟嘉其人有何在
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觀衆人指嘉謂亮曰将無是乎亮欣然
笑嘉為裒所得乃益衆嘉為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常坐一床
一木榻上當膝皆穿
六韜曰文王出田呂尚坐茅而漁乃再拜與帰
又曰紂之時婦女坐綺之席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食晏後至葭而康公下悦曰子三者皆

憂也臣間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二者皆憂也臣小敢以憂

侍坐

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豆羹未嘗不飽也

莊子曰原憲處魯君環堵之室匡坐而絃歌

風俗通曰延嘉中常侍單超左悺(音貴)徐璜且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縱姦慝時人語之語曰左迴天徐轉日俱獨坐言其信周甚於圓轉

又曰汝南陳伯敬行必卒步坐必儼然

郭子曰何次道(充字次道)往王丞相以塵確尾床呼何共坐云来来此是君位

世說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謂之蒹葭倚玉樹

語林曰馬融笄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笄便决及言業成辞歸融心忌馬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欲勅追之告左右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說俗曰王謂敬神明後徵一時之標桓公時集聚賓客莫有出其右者王在坐都不覆竟有餘人主無王便竟殷仲文詩益壽為佳王

僧敬兄弟列生斉中見之居神人小人從戸前過皆肅然毛竪

嵆康絶交書曰危坐時痺不得搖

卧

說文曰眠翕目也寝病卧也卧床也

釋名曰卧化也其精神変化不與覔而同也寐謐也謐静無声也寝侵也損事功也瞑眠也無知泯也

礼記玉藻曰君寝恒東首（鄭玄主曰首生著也）

又楽記曰魏文侯問於夏曰吾听冕而听古楽則惟恐卧听鄭衛之音則不知惓

論語公冶長曰宰予晝寝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於予與何珠

又卿黨寝不尸（布展手足似尸象）

史記曰呉起為将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不設席行不乗騎

又曰上有将繋黥布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使病自強起至四剩因號上令太子為将軍監関為中軍旨子房雖疾強卧而傅太子

漢書曰黥步反上疾欲便太子繋之呂后承間為上位曰上雖疾強載輜車卧而獲之諸将不敢不尽力

又曰上欲廢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張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

又曰汲黯拜淮陽太子黯伏謝不受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

又曰初武帝遣昭帝以討奔何罪功封金日磾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

又曰吳楚反乏糧飢欲退數挑戰周亞夫終不出夜軍日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終臥不起須臾亦定

又曰董賢常與上臥起嘗晝夜寢偏籍上衣袖上欲起恐動賢乃斷而起

又曰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步角切魚讀軍書曰倦因憑几寢不復就床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変怪五年春寵齋獨在変食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寢寐共縛

吳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虞翻相得山中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不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卿無馬柰何答曰翻能

步行日可三百里明府試鞭馬翻能踠行步屬之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問朔曰公孫承相倪大夫等先生自規何與此哉朔曰臣觀爭齒牙樹頰胲音改咳吐脣勿擢項頤結股胘連脽音雅尻遗蛇其迹行步蝺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
神仙傳曰黃盧子者姓葛名越年二百八十歲及走馬王真者上黨人也年七十乃斈道服食貽息之術行及走馬數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又能行及走馬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孔子安者魯人也行氣服鉛丹有陳和者樂安人也重之求安事遂受其方合藥服之三日余之頭色轉黒色氣百倍行及走

馬也
列仙傳曰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為長史建独好遵衣服食之術一日行百里能舉千斤
葛仙公別傳曰孫堅欲丶仙公馳馬往逐見仙公徐行遂不及

步

釋名曰徐行曰步丶捕也知有所司捕務安詳也
尓雅曰堂下謂之步
礼記王制曰古者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
祭又義曰故君子跬步而弗敢忘孝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四

人事部三十九

行　步　趨

走　跳　蹲

易困卦曰劓無膚其行趑趄

毛詩谷風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遲鋑形皃

又黍離曰彼黍離、彼黍之苗行邁靡、中心搖、

又載驅曰汶水湯、行人彭、

又我行其野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

又蜷蜶杖杜曰独行蝺

礼記仲尼燕居曰行則有随行無随則乱於塗也

又王藻曰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 踏半迹〕大夫継武〔迹相及也〕士中武〔迹間客也〕

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起屨九行容惕、〔直疾皃也 行謂道路也〕

后傳襄五曰魏献公使與甯喜言甯喜吉遽伯玉伯玉曰瑗不

論語迹而曰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史記曰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吾行衜其而逆施之〔譬如人行前走尚遠日势已暮救 在顛沛病行何得責吾順行礼〕

漢書曰袁盎使吾見守從使適在守盎校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辟吾親君何患迺以刀决帳益解鄣耗屐歩行七十里〔着屐歩行而迯也〕

之主不忠弃曰君之命不信有亦於此不知死也觸槐而死

漢書礼樂志曰魏文候最為好音而謂子夏曰听古楽則欲寐其間鄭楽之音矛不知惓焉

又曰陳咸字子康父萬年壽病召咸敎戒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暁所言大人教

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晏子曰景公田於梧丘夜猶早坐睡而夢之五大夫北面稱無罪公覺召晏子〻對曰昔君靈公田五大夫駭獸故斷其頭而葬之命之曰五大夫之丘命人掘而葬之

世説曰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忘近〻便斫人亦不覺左右宜深愼作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後安民眠人莫敢近者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空入王丞相帳中眠事具帳部

益部耆旧傳曰何祛為成都令嘗眠睡其覺悟便得姦詐咸威祛之發擿或以為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

為吏長出擔上下恒食乾糒(音備)毎至正臘僵臥不起同僚不往
肯其志操如此
呉越春秋曰楚平生王遣使者封函印綬追召子胥子胥泣卜
交流恐為楚所得乃貫弓執矢歩出東郭
韓子曰堂谿公見昭候曰今有白玉巵無當有瓦器有當君渇
将何以曰以瓦器空曰為人主漏泄之語猶如巵無當也昭候
如是毎語空話事帰輒独臥恐夢言泄於妻妾桓譚新論曰成
帝幸甘泉詔楊子雲作賦倦臥夢其五蔵出在地以手收内入
覓太平氣一年卒

郁子曰王長史病篤（王仲祖也）寝卧登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會
人不得四十及亡刘尹臨殯以壓柄麈尾首棺中（因慟絶）
世説曰袁詔年少時曾遣人夜以以劍擲魏武小不着魏武搽
之其後来必高帖卧床上劍至果高
又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何以荅曰我晒書曰語
林曰郝隆王子敬在斋中卧偷入斋取物㒒裝一室之内略無
不盡子敬卧而不運偷後登𣁽歆有所覔子敬因呼曰偷見青
壇是我家旧物可持置不於是群賊始知其不眠悉置物驚走

睡

左傳宣上曰趙宣子諫灵公患之使鉏麑賊之（且麑晋力士也）晨往将
朝尚早坐而假寐（不鮮衣冠而睡）麑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寵着床告外吏雲大王斉禁皆使吏休
東觀漢記曰吴漢記軍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
余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乱堅卧不動
又曰上在邯鄲宮晝卧温明殿耿弇入造床下謂問因説曰今
更始矢政天地可馳激而定
又曰楊政常過楊虚候馬武称疾卧歆今政拝床下政入户徑

上床坐武帳語言不懌政因曰蕃臣不思求賢報国而驕天下
英俊今日搖動者刀入脇左右大驚

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綦請秦宓為師友祭酒領
五官掾郡仲父宓称疾卧在茅舎綦将功曹右祐主簿王並即
宓第宴談宓卧如故

沈約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從父不疑為烏程令年十二王献之
為呉興大守甚知愛之献之常夏月入縣所着新絹裙晝寝献
之書数幅而出去欣書本工因此弥喜

鍾离意別傳曰嚴尊者與光武皇帝具為諸生遊他縣同門精
季暮夜宿二人寒不得更相謂曰後若富貴憶此之難宜忽相
忘

羅含別傳含字君章少嘗寝晝夢一鳥文色異常徑入飛口

杜祭酒傳曰君新作被腰脹竟晏起乃歎腰便脹使人不起異
事因令看陌上有寒夲被乞之常眠布被中

會稽典録曰陳脩字奉遷字為幹辟受寒詩穀（梁春秋 家貧、）

漢書息夫躬曰匈奴飲馬於渭水边竟雷四野風起京師雖有
螽五（音蜂）兵未有能窺在左右而光應者也（窺音哇半布日哇步日言一夲足也）

又曰蔡義河内温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将幕府家貧常歩行礼

不逮泉門下好事者相合為義置犢車令来之

又曰蓋寛饒為人剛直高節家貧奉録数千半以給吏人為耳

同司隷常歩行

續漢書李固少有雋才稚志好季為三公子常躬歩行驅馿員

書従師

范曄後書曰楊震轉涿郡太守子孫常蔬食歩行

魏志曰崔林字徳如河清東武城人也鄢陵長家貧無単車馬

歩行之官

荘子曰壽陵余子季歩於邯鄲未得其能失其故歩匍匐而帰

以此効彼両失之

白虎通曰人践三尺法天地人再奉足為歩備陰陽也

郭子曰王丞相拜師空廷尉作両角髻裙桂枝臨路边窺之嘆

曰人言阿龍超道小名赤龍阿龍故字超不覓歩至臺門方言曰半

歩為跬

世説曰阮宣子常行以百銭桂枝頭至酒店上便独酣暢

趨

説文曰趨低頭疾行也赴直行也

釋名曰疾行曰趨〻赴也赴所欺也

毛詩玉藻曰綿蛮黄鳥至於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礼記曲礼曰遭先生於道趨而拱手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又曰惟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执玉不趨
論語享黨曰説旨趨進翼如也
尓雅曰門外謂之趨
漢書曰上欲自繫陳豨周昌泣曰始王功破天下未曽自行今
行止是無人可使者乎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
又曰万石君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走

釋名曰疾趨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以走一節有趨鄭所以明信使召臣急則将
礼記玉操曰凡君召以三節三受則持一周礼曰愼唾以徽守具余未入耳也如今漢使者持之耳
左傳僖下曰衞叔武将沐聞君至而喜捉髪走出前驅射而敫之
又昭七日苟躁以晋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以躁以君命封
於意如意不如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恵顧光君之好施及
亡人使帰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有
如何夫人謂季孫也苟棄掩耳而走
公羊傳定公曰陽虎竊宝而走

又哀公曰斉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舎何如陳乞曰君欲立臣
請立之陳乞欲言不可恐景公殺陳生陽生曰吾聞子将不我立也陳乞曰吾
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折玉與陽生為當迎之
尓雅曰中廷謂之走
史記曰周昌嘗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姫昌还走帝逐得騎昌
項問曰我如何主也昌仰曰桀紂主也
東觀漢記上降隷陽雖得入意不安門下有繫馬着鼓者馬驚
浪音郎磕音搕鄧晨起走出視之乃馬也
魏略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泊父南宿
與太祖共平袁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刧太祖出為冦所追走入
秦氏泊南開門受之冦問所在荅云我於是冦遂害之由是太
祖思其功遂变其姓
江表傳曰陸遜破劉備於夷陵備舎舡歩足焼皮鎧以断道使
挽車走入白帝
晋書曰陳安字虎猴驍状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
貫甲甲奔馳馬
又曰康彬字儒宗魯国卿人也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
及奔鹿強力絶人

後魏書曰伊馛(扶抪切)代人也少而勇健奔及奔馬善射多力曳
牛却行
趙書曰劉炅陽平人也年二十余常厮役於縣走馳馬
前秦録曰符堅大敗為流矢所中遁走甚飢民有尽壷飡豚髀
者堅食之大悦
随書曰麦鉄杖始興人也馳有旅力日行百里百走及奔馬毎
以漁猟為事不治産業
呉越春秋日慶忌僚子也勇為人所間走及奔馬
呉氏春秋曰今與驥倶走不勝驥矣居其車上則驥(不勝人)

又曰有莘氏有女採桑得嬰児於空桑之中献之其居君令養
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臼水出而東走
千里邑盡為水化身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戦国策曰昔曾参處費魯人有與曽参同姓者殺人人告其母
曰曽参殺人曾参捉[illegible]踰牆而過
楚漢春秋曰武陽武王及上自繫之張良居守上体下安卧轀
車中三四里留候走東追上簪墮被髮及轀排户曰陛下即弁
天下如以王莽乎上罵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丶王及布衣莘
乎良曰淮南及於東淮隠害於西恐陛下倚溝壑而終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莊子曰藏舟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走而昧者不知

荀卿子曰伯禽將帰国周公謂之曰君子力如牛不夆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是不與士智爭

淮南子曰漁者走淵木者走山

又曰蹷者見虎不足非勇也

又曰飛不能以尾挫尾財飛不能遠走不以手縛手則足不能疾抱朴子曰朽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少者昔道士梁須年七十服之年百三十歳能夜書走馬 朽木呂功 又旨猪

世說曰鍾會撰四本論語始畢甚欲使嵇公見一置懐中既詣定謂其有難不敢相示出戸遥擲面便走

世說曰桓公約奴善觭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足置將足令豹奴乘與諸葛境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嘗與馬夆欵至埒頭去布三丈許諸葛〻一透生布上遂得之

魯女生別傳曰魯女生長楽人也少好李道初服餌胡麻乃求絶穀八十余年日更少壯面如飛花日行三百里走及麞章跳

釋名曰跳條也如草木枝條務上行也

右傳僖下曰魏犨東胷見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寧也雉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超越也 曲踴跳甬也

崔鴻十六国春秋前趙録曰劉曜驍幹過人能一手牽殿柱跳過平陽門出

神仙傳曰壷公者不知何許人也從遠方来賣藥銭與飢凍者常縣一壷於坐旨入後跳入壷市掾費長方於楼上見之知非長人身為婦除弁進餅公令房共跳入壷中但見楼觀重門侍者数十人

蹲

王隠晋書曰王長文字德叡州辟别駕不就追求之乃於成都賣熟市見長丈蹲地齧胡餅州知不屈乃送还家

山海経曰大荒之有大人之堂一人踆其上張其兩臂 踆古蹲字

郭璞遊仙詩曰安見山林士擁膝對巖蹲

王褒僮約曰奴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悪言醜鳥

昌平坂學問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四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